

秦怡： 深渊中的明星

姚芳藻

QINYI: A BRIGHT STAR IN THE ABYSS

四
纪实文学丛书



上海文艺出版社

秦怡 深渊中的明星

秦怡 著

责任编辑：陈先法

封面摄影：陆震伟

纪实文学丛书

秦怡：深渊中的明星

姚芳藻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1.25 插页 6 字数 217,000

1989年6月第1版 198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200册

ISBN 7-5321-0199-1/I·154 定价：4.00元

序 言

吴祖光

前尘回首甚荒唐，
箭簇刀丛也敢当；
六月长江翻浊浪，
轻舟一水送秦娘。

煮鹤焚琴事可悲，
黄钟毁弃瓦鸣雷；
此心常系春申畔，
扬子江头孔雀哀。

1981年夏天，上海的《电影画报》编辑部曾约我写一篇关于秦怡同志的文章。我认为我的拙笔实难写出秦怡之美，只得谦谢。而来人说，乃是和秦怡商量之后，由她提出要我写的。秦怡说，她这一生，总是被工作和家庭琐事所牵，很少与人经常往来，简直可说没有什么人真正了解她。祖光同志是在她最困难的时候帮助过她的，虽然接触时间很

短，见面也不多，也许还知道一些，别的人就更想不出了。听这么一说，就叫我无可推辞了。

拿起笔来我就回忆起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由上海闯来几个凶神恶鬼般的“革命造反”青年向我外调“特务”秦怡材料的情景。想到一向温柔善良的秦怡落到这样一群野蛮无知的暴徒手里，不知会受多大罪，因之很替她担心了一阵，虽然这种担心是毫无作用的。随后我跟着那一伙知识分子的人流进入到令人啼笑皆非的五七干校。挨批挨斗、吃苦受罪了几年之后，居然得到了一段时间的松弛潇洒。原因大概是上面领导层的矛盾进入深化而自顾不暇，下面的造反派急需考虑自己的前途，“革命锐气”自趋低落。对于我来说，这种较少管束的自由化何其难得也！我就在两个方面进行了一些学习：一是练习毛笔字，二是学作旧体诗。由于当时记挂着秦怡的景况，我写了五首七言绝句的组诗，第一首引用在为《电影画报》写的《秦娘美》一文中了。现在引用的是组诗中的第二首及第五首。前者所叙之事见于《秦怡：深渊中的明星》第34章《在逃亡中求生存》中，为纪实之作。但是由于涉及真人真事，我本不欲发表，因此在1981年出版我的第一个诗集《枕下诗》时，五首诗的第一、二、三、四首均未收入。没有想到的是现在由姚芳藻给写了出来。至于后一首是容易理解的，“煮鹤焚琴”和“黄钟瓦釜”的毁弃和雷鸣正是古代的伟大诗人为万恶“文化大革命”早已作出的注脚。至于“孔雀”，则是当年重庆文艺界的朋友们为秦怡取的绰号，言其美也。

如今事情已过去了四十三年，回忆前尘真如梦寐。我记

得那回从重庆逆水而上，数日后船抵长江最上游城市宜宾之后，必须等待买到去乐山的船票才能动身。为了保证安全，我们决定不去投宿旅店。宜宾是专区，是宜宾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所在地，很巧专署秘书长是我的表姐夫，是我大姨母的女婿。我同秦怡的突然到来，使表姐章菱芬又惊又喜，因为他们正在当天看到了重庆报纸上登载的《秦怡出走》的新闻。看来他们以为是他家的舅爷把这个出名的大美人拐逃了，因为姐夫刚下班回来，一经介绍就叫客人不要害怕，在他家里住着是绝对保险的。倒是我费了不少唇舌，极力说明我不是那个值得艳羡的“拐逃者”。我至今记得表姐和姐夫对我将信将疑的眼神。

写一下上述的简单经过是出于两个动机：一是在传记上漏了这一段，二是在隔了四十多年之后只是由于读了姚芳藻的大作我才知道自己忝为半个世纪的老友，对秦怡至为重要的另外一个方面竟然一无所知。传记里的秦怡和我印象里的秦怡出现这么大的差距，使我甚出意外。我想，我和广大的观众和朋友们对秦怡的看法是大致相同的。有如她在舞台上、银幕上所扮演的角色一样，是一个温柔、善良、顺从、软弱，甚至是逆来顺受的女性形象。她在生活里的遭逢不幸素为识者所共知，她具有惊人的忍耐力和韧性使她在人前永远表现为雍容、安静，也为人所共见。现在我才体会到了，为什么秦怡说简直没有什么人真正了解她了，原来我所知道的上述种种都只是浮泛的表面现象，而一个多方面的、完整的秦怡，却是在我读了这部《秦怡：深渊中的明星》之后才认识到的。

大多数现代妇女不喜欢别人询问她的年纪，西方社会尤其认为这样是不礼貌的行为。但是假如人们知道眼前站着仍旧是这般美丽的秦怡的实际年龄，谁也会惊为奇迹。因为她一向是“却嫌脂粉污颜色”而从来不靠浓妆艳抹来献媚人前的。何况她与生俱来就与苦难、被迫害结下了不解之缘，受尽了常人难以忍受的摧残与折磨。但是我所知道的却只是她忍苦负重的一面，而很少、甚至是全不知道她的不甘屈服、进而英勇反抗的另一面。

虽然和秦怡早在四十年代初期就相识了，并且有过甚不一般的同舟共济之雅，长江和岷江的连续航行，乐山青衣江边的天南海北竟夕长谈，秦怡对她的苦难遭遇和反抗挣扎却从未有一个字的透露，甚至就连她当时被那个醉汉兼暴徒的虐待生涯也未作丝毫的陈述。而由于我幼受庭训，祖母和父母亲从小便告诫我不要去过问我不需要知道的事情，但因而却形成了我的淡漠，形成我对应该关心的事情不够关心，这就是我的不是了。

读了《秦怡：深渊中的明星》，很多章节写出了秦怡的英勇气概和博大襟怀，这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新的秦怡。书中西康之行那一段的九哥是我同班同学如今留居美国的沈崇宛女士的堂兄，是一个连我也念念不忘的善良好兄长，如今已经去世了。1944年的“秦怡出走”，由于我的表姐丈和我相识的九哥的保护——当然，后来知道还有种种其他因素——得以一一顺利过关，但是不得不说，秦怡本性的坚强使她经受了严酷的考验。而就是这个秦怡，在那以后，虽然我还是有过不只一次可以静静对坐交谈的机会，但

她对自身的种种艰难、辛苦，以至惊险反抗……仍是一言不发。在她的思想和言行里，没有述苦，更没有炫耀，这是我今天才有的更深一层的认识，使我对这个非凡的女人肃然起敬。

新中国成立以后，生活起了很大变化，由于工作不在一地，除了参加一些分门别类的大聚会就很难见到秦怡了。有时候我会感觉到世界很小，冤家路窄。而更多的时候却忘记了过去“相煦以湿、相濡以沫”的情景而更安于“相忘于江湖”的境界；但现在却常常是“比邻若天涯”，也只能是“海内存知己”吧。然而我也只有到现在才惭愧地感到由于和秦怡过从不少但相知太浅而远远不是秦怡的知己了。

传记中开始就提到秦怡一生的三件憾事，第一件就是她从没有演过一部使自己满意的、能够发挥自己表演能力的电影。作为一个演员说来，这确是悲剧。人们看到的生活中的以及粉墨登场的秦怡大都是温顺型的形象，现在我也才知道，这是大大地委屈了她。但是我也不得不说：归根到底，还是由于秦怡本身的性格懦弱。你为什么一个又一个地接受这些你并不喜欢的剧本呀？当然，我们的剧坛和影坛之复杂微妙、扑朔迷离又岂是一个女演员秦怡所能左右？我说的可能只是一句风凉话而已。

中国现代很少传记文学，封建意识浓厚的中国现代社会比起中国古代更缺少传记文学的土壤。中国人受儒家忠恕之道的影响，习惯于隐恶扬善；尽管妒贤忌能、投井下石也成为一时风气。但是毕竟如果事若关己便爱听好的不爱听坏的了。因此我就推谢过几次要我写传记文和传记剧本

的任务，我实在缺少陷入人事纠纷的勇气。但是这本《秦怡：深渊中的明星》下笔明快，畅所欲言；抒写真情实事，很少左顾右盼之处。这使我不得不钦佩姚芳藻同志是一位有胆有识、又富有同情心的作家。

截至现在，去年最后一次见到秦怡是在首都飞机场交运行李的行列里，她担任着上海影视公司董事长的职务，仆仆风尘于国内几条陆海空航线上。这几年她的工作越来越忙，丰姿俊杰的秦怡还尽有世界。不过，她仍把自己的主要之点放在艺术创作上。这篇序文我写不好，未尽秦怡之美，有负作者的重托，但我将借此机会祝福这位传记当事人及作家事业兴旺，永葆青春。

1987年3月23日北京



难得这样清静。

期待着拍一部好电影。



秦怡在美国。

在工艺品展览会上。





十一岁时，在上海念小学。



右上：中学时代，抗战爆发。
秦怡(中立者)参加学校救护队活动。
(1937年)



秦怡、金焰与他们的儿子金根。(1948年)



1947年，与金焰在香港结婚。



《无名氏》：秦怡饰演在抗战中惨遭迫害的爱国妇女。（1949年）



积极排练腰鼓，庆祝上海解放。（1949年）



与赵丹合演《遥远的爱》。（1947年）

在《母亲》中，秦怡扮演的母亲，从廿多年演到七十多岁。（1949年）



法国著名影星阿兰·德龙和
秦怡、白杨。



和日本著名影星高仓健
交谈对电影的看法。



黄浦江。

与美著名影星葛利戈里·派克畅游



在电视片《我是一片云》中。
(一九八七年)



《女篮五号》原班人马：
谢晋、秦怡、刘琼、曹其纬。



与文化部副部长英若诚在法国
合影。(一九八七年)



主演上海电影制片厂第一部
故事片《农家乐》。(一九五〇年)



在《铁道游击队》中饰演英勇善战的女游击队员。(一九五六年)



话剧《第十二夜》演出后，与周恩来总理亲切握手。（一九五九年）



在《北国江南》中，成功地扮演盲人。（一九六三年）



与杨在葆合演电视剧《上海屋檐下》，获最佳女演员金鹰奖。





一九八四年，作为上海影视公司董事长赴香港谈判筹建电影沙龙事宜。



与法国孩子们交上了朋友。



和著名影星白杨、王丹凤在一起。